

老殘遊記

吳縣陸衣言編校

那年有個游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癩殘和尙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爲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

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也曾讀過幾句詩書，因入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學也未會進得一個。教書没人要他，學生意又嫌歲數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原也是個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回家仍是賣了袍褂做的盤川。你想可有餘資給他兒子應用呢？

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的相逼來了。正在無可如何，可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曾受異人傳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這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老殘遊記一卷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
撰者 陸衣言 編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風世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8
編號 D86310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10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老殘遊記一卷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標點繪圖

第一集十冊

陸衣言編校 * 第一集十冊

【合購十冊大洋一元】

老殘遊記	女兒國	能仁寺	劉老老	火燒赤壁	三氣周瑜	花果山	鬧天宮	武松殺嫂	蔣門神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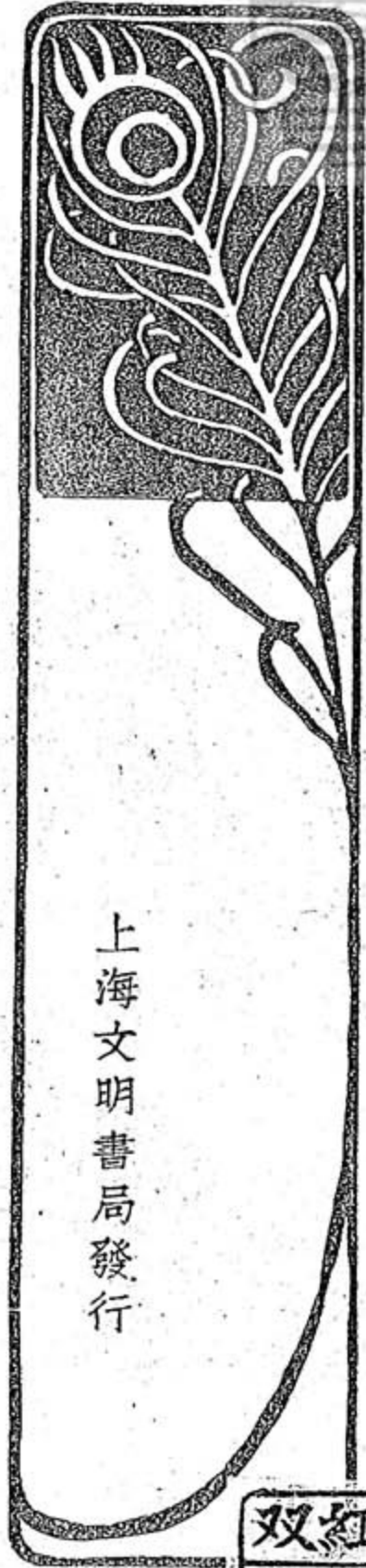
上海文書局發行

31234567891

錦片說小圖繪點標

老殘遊記

陸衣言編校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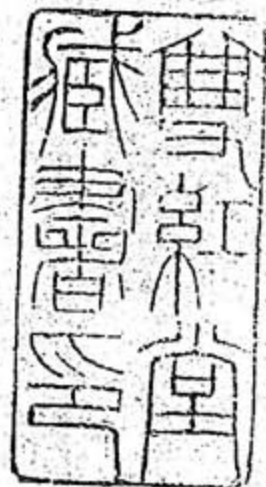
雙紅堂
小說
1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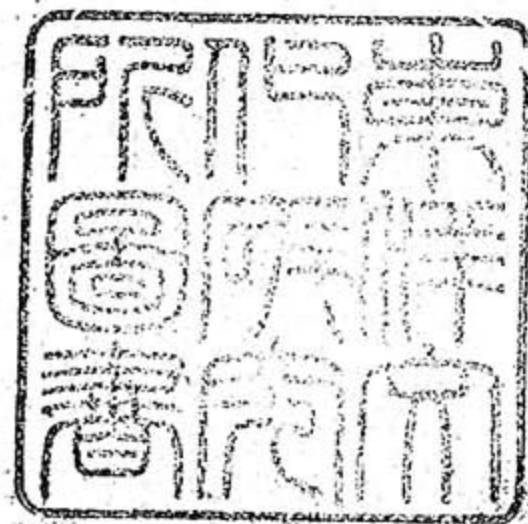
錦片說小圖繪點標

老殘遊記

陸衣言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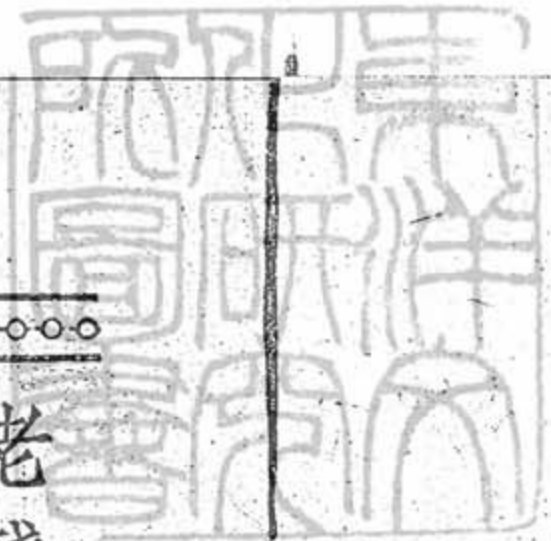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科 1996.1

雙紅堂
小說
1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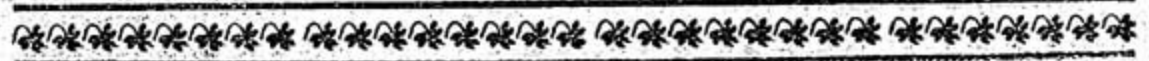
老殘遊記

吳縣陸衣言編校

那年有個游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為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

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也曾讀過幾句詩書，因入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一個。教書沒人要他，學生意又嫌歲數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原也是個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回家仍是賣了袍褂做的盤川。你想可有餘資給他兒子應用呢？

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的相逼來了。正在無可如何，可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會受異人傳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這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





謝道殘老向家大愈病和瑞黃

就搖個串鈴，替人治病餬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別處又潰幾個窟窿，經歷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都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

那年春天，剛剛老殘走到此地，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權且略施小技，試試我的手段。若要

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須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後來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到也懂得些個。』

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說也奇怪，這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為此黃大戶家甚為喜歡。

看看秋分已過，病勢今年是不要緊的了，大家因為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個戲班子，唱了三天謝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筵，明朝設席，鬧的十分暢快。

自從那日起，又過了幾天，老殘向管事的道：『現在天氣漸寒，貴居停的病，也不會再發，明年如有委用之處，再來效勞。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風景。』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只好當晚設酒餞行，封了一千兩銀子奉給老殘，算

是醫生的酬勞。

老殘略道一聲謝謝，也就收入箱籠，告辭動身上車去了。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為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價酒錢，胡亂吃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吃點兒點心，便搖着串鈴滿街逛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前，止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子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上寫着「杜工部句」，下寫着「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復行下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尚不斷的來此進香。



湖明大游殘老

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一個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層蘆葦，密

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境，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暗點頭道：『真正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洞』四個字。祠前一副破舊對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過了水仙祠，仍舊下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綑到船艙裏面來。

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到了鵲華橋，纔覺得人烟稠密，也有挑擔子的，也有推小車子的，也有坐二人擡小藍呢轎子的。

轎子後面，一個跟班的戴個紅纓帽子，脖子底下夾個護書，拚命價奔，一面用手巾擦汗，一面低着頭跑。街上五六歲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他便哇哇的哭起。他的母親趕忙跑來問：『誰碰倒你的？誰碰倒你的？』那個孩子只是哇哇的哭，並不說話，問了半天，纔帶哭說了一句道：『擡轎子的！』他母親擡頭看時，轎子早已跑的有二里多遠了。那婦人牽了孩子，嘴裏不住咕咕咕的罵着，就回去了。

*

*

*

*

老殘從鵲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擡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着『說鼓書』三個大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十分乾，心知是方纔貼的，只知道這是甚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子。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人說道：『明兒白妞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舖子裏

櫃檯上有人說道：『前次白妞說書，是你告假的，明兒的書，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心裏詫異道：『白妞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進得店去，茶房便來回道：『客人，用甚麼夜膳？』

老殘一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個甚麼頑意兒？何以驚動這麼許多的人？』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筒，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沒甚稀奇；自從王家出了這個白妞、黑妞姊妹兩個，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這說書的本事，他却嫌這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他就常到戲園裏看戲，所以甚麼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聽就會，甚麼余三勝、程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他一聽也就會唱。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有多長。他又把那南方的甚麼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拿來裝在這大鼓書的調

兒裏面，不過二三年工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子，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的。』

*

*

*

*

老殘聽了，也不甚相信。次日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南門，到歷山脚下，看看相傳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的光景，趕忙吃了飯，走到明湖居，纔不過十點鐘時候。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戲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的滿滿的了，只有中間七八張桌子，還無人坐。桌子却都貼着『撫院定』、『學院定』等類紅紙條兒。

老殘看了半天，無處落脚，只好袖子裏送了看坐兒的二百個錢，纔弄了一張短板櫂，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臺上，只擺了一張半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所謂『梨花筒』了，旁邊放了一個三弦子，半

桌後面，放了兩張椅子，並無一個人在臺上。偌大的個戲臺，空空洞洞，別無他物，看了不覺有些好笑。園子裏面，頂着籃子賣燒餅、油條的，有一二十個，都是爲那不吃飯來的人買了充飢的。

到了十二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許多官員，都着了便衣，帶着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已滿了，不斷還有人來看坐兒的，也只是搬張短櫈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來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說笑自如。這十幾張桌子外，看來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的樣子，大家都噉噉的在那裏說閒話。因爲人太多了，所以說的甚麼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臺上，從後臺簾子裏面出來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的臃腫，彷彿風乾福橘皮似的，甚爲醜陋。但覺得那人氣味到還沈靜，出得臺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將三弦

子取來，隨便和了和弦，彈了一兩個小調，人也不甚留神去聽；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叫甚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弦，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不下那弦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袴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到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錚錚鏗鏘彈起。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簡，夾在指頭縫裏，便丁當當的敲，與那弦子聲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捶子，凝神聽那弦子的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數十句，或緩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



高越唱越書唱玉小玉

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擡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着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響！

王小玉便啟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

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罷？」其一人道：「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這幾年來好頑耍的，誰不學他們的調兒呢？就是蜜子裏的姑娘，也人人都學，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處，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

說着的時候，黑妞早唱完，後面去了。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心的談心，說笑的說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着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

* * *

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臺裏，又出來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簞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

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菓，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尚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太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太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

如花鳩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空中設想，餘音怎地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闢極了！於我心有戚戚焉！」

說着，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這一段，聞旁邊人說，叫做『黑驢段』。聽了去，不過是一個士子見一個美人，騎了一個黑驢走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怎樣怎樣好法；待鋪敘到美人的好處，不過數語，

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越說越快。白香山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可以盡之。其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聽，他却字字清楚，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這是他的獨到。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遜一籌了。

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算計王小玉應該還有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就收場了，當時一闕而散。

※

※

※

※

老殘到了次日，想起一千兩銀子，放在寓中，總不放心，即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匯票莊，叫個日昇昌字號，匯了八百兩，寄回江南老家裏去；自己却留了一百多兩銀子，本日在大街上買了一匹繭綢，又買了一件大呢馬褂面子，拿回寓去，叫個成衣做一身棉袍子，馬褂，因為已是九月底天氣，雖十分和暖，倘然西北風一起，立刻便要穿棉了；吩咐成衣已畢，吃了午飯，步出西門，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碗茶。

這趵突泉乃濟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個泉，在大池之中，有四五畝地寬闊，

兩頭均通谿河。池中流水，汨汨有聲。池子正中間有三股大泉，從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近二尺高。據土人云：當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後來修池，不知怎樣就矮下去了。這三股水，均比吊桶還粗。池子北面是個呂祖殿，殿前搭着涼棚，擺設着四五張桌子，十幾條板櫈賣茶，以便遊人歇息。

老殘吃完茶，出了趵突泉後門，向東轉了幾個灣，尋着了金泉書院，進了二門，便是投轄井，相傳即是陳遵留客之處。再望西去，過一重門，即是一個蝴蝶廳。廳前廳後，均是泉水圍繞。廳後許多芭蕉，雖有幾批殘葉，尚是一碧無際。西北角上，芭蕉叢裏，有個方池，不過二丈見方，就是金線泉了。金線乃四大名泉之二。

你道四大名泉，是那四個？就剛纔說的趵突泉，此刻的金線泉，南門外的黑虎泉，撫臺衙門裏的珍珠泉，叫做『四大名泉』。

這金線泉相傳水中有條金線。老殘左右看了半天，不要說金線，連鐵線也沒有！有後來幸而走過一個士子來，老殘便作揖請教這『金線』二字有無着落。那士

子便拉着老殘到池子西面，彎了身體，側着頭，向水面上看，說道：『你看，那水面上有一條線，彷彿遊絲一樣，在水面上搖動，看見了沒有？』

老殘也側了頭照樣看去，看了些時，說道：『看見了！看見了！這是甚麼緣故呢？』

士子道：『這泉見於著錄好幾百年，難道這兩股泉的力量，中間擠出這一線來？那弱嗎？』

老殘道：『你看，這線常常左右擺動，這就是兩邊泉力不均的道理了。』那士子到也點頭會意，說完，彼此各散。

老殘出了金泉書院，順着西城南行，過了城角，仍是一條街市，一直向東。這南門城外好大一條城河，河裏泉水湛清，看得河底明明白白；河裏的水草，都有一丈多長，被那河水流得搖搖擺擺，煞是好看！走着走着，見河岸南面有幾個大長方池子，許多婦女坐在池邊石上搗衣。再過去，有一個大池，池南幾間草房，走到面前，知是一個茶館。進了茶館，靠北窗坐下，就有一個茶房泡了一壺茶來。茶壺都是宜興



老殘伏到窗臺上看黑虎泉

壺的樣子，却是本地仿照燒的。

老殘坐定，問茶房道：『聽說你們這裏有個黑虎泉，可知道在甚麼地方？』那茶房笑道：『先生，你伏到這窗臺上朝外看，不就是黑虎泉嗎？』

老殘果然望外一看，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有一個石頭雕的老虎頭，約有二尺餘長，倒有尺五六的寬徑。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水，力量很大，從池子這邊直冲到池子那面，然後轉到兩邊，流入城河去了。坐了片刻，看那夕陽有漸漸下山的意思，遂付了茶錢，緩步進南門，回寓。

到了次日，覺得遊興已足，就拿了串鈴，到街上去混混。翹過撫臺衙門，望西一條胡同口上，有所中等房子，朝南的大門，門旁貼了「高公館」三個字。只見那公館門口站了一個瘦長臉的人，穿了件棕紫熟羅棉大襖，手裏捧了一支洋白銅二馬車水烟袋，面帶愁容，看見老殘，喚道：「先生，先生，你會看喉嚨嗎？」老殘答道：「懂得一點半點兒的。」那人便說：「請裏面坐。」進了大門，望西一拐便是三間客廳，鋪設也還妥當。兩邊字畫，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墨。只有中間掛着一幅中堂，只畫了一個人，彷彿列子御風的形狀，衣服冠帶，均被風吹起，筆力甚為遒勁，上題「大風張風」四字也寫得極好。

坐定，彼此問過姓名。原來這人係江蘇人，號紹殷，充當撫院內文案差使。他說道：「有個小妾害了喉蛾，已經五天，今日滴水不能進了。請先生診視，尚有救沒有？」老殘道：「須看了病，才好說話。」



病診館公高在殘老

當時高公即叫家人：「到上房關照一聲，說有先生來看病。」隨後就同着進了二門，即是三間上房。進得堂屋，有老媽子打起西房的門簾，說聲：「請裏面坐。」走進房門，貼西牆靠北一張大牀，牀上懸着夏布帳子，牀面前靠西放了一張半桌，牀前兩張杌櫈。

高公讓老殘西面杌櫈上坐下，帳子裏伸出一隻手來，老媽子拿了幾本書墊在手下，診了一隻手，又換一隻。老殘道：「兩手脈沉數而弦，是火被寒逼住，不得出來，所以越過越重。請看一看喉嚨。」

老殘道：「須看了病，才好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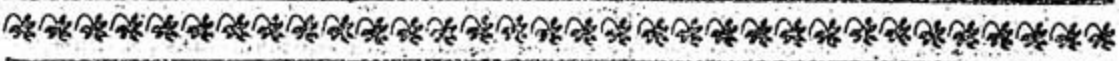
高紹殷在酒席上揄揚老殘

政司街高陸店。」說畢分手。老殘回店歇息。

從此，天天來請。不過三四天，病勢漸退，已經同常人一樣。高公喜歡得無可如何，送了八兩銀子謝儀，還在北柱樓辦了一席酒，邀請文案上同事作陪，也是個揄揚的意思。

誰知一個傳十，十個傳百，官幕兩途拿轎子來接的，漸漸有日不暇給之勢。

過了幾日，老殘將店賬算清楚，收拾行李，雇了一輛二把手的小車，就出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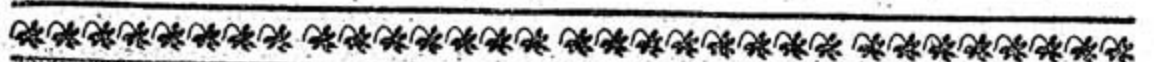


高公便將帳子打起。看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面上通紅，人却甚為委頓的樣子。高公將他輕輕扶起，對着窗戶的亮光。

老殘低頭一看，兩邊腫的已將要合縫了，顏色淡紅；看過，對高公道：「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點火氣，被醫家用苦寒藥一逼，火不得發，兼之平常肝氣易動，抑鬱而成。目下只須吃兩劑辛涼發散藥就好了。」又在自已藥囊內取出一個藥瓶，一支喉鎗，替他吹了些藥上去。出到廳房，開了個藥方，名叫「加味甘桔湯」。用的是生甘草、苦桔梗、牛蒡子、荊芥、防風、薄荷、辛夷、飛滑石、八味藥、鮮荷梗做的引子。方子開畢，送了過去。

高公道：「高明得極。不知吃幾帖？」老殘道：「今日吃兩帖，明日再來覆診。」

高公又問：「藥金請教幾何？」老殘道：「鄙人行道，沒有一定的藥金。果然醫好了，姨太太病，等我肚子饑時，賞碗飯吃，走不動時，給幾個盤川，儘够的了。」高公道：「既如此說，病好一總酬謝，尊寓在何處？以便倘有變動，着人來請。」老殘道：「在布



一日，老殘走到齊河縣城南門覓店，看那街上，家家客店都是滿的，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沒有這麼熱鬧，這是甚麼緣故呢？』

正在躊躇，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日一早晨，就可以過去了！』

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別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對付一間罷，不管好歹。』店家道：『此地實在沒法了，東隔壁店裏，午後走了一幫客，你老趕緊去，或者還沒有住滿呢。』

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裏問了店家，居然還有兩間小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進去。店小二跑來打了洗臉水，拿了一枝燃着了的線香放在桌上，說道：『客人抽煙。』

老殘問：『這兒爲甚麼熱鬧？各家店都住滿了。』店小二道：『刮了幾天的大北風，打大前兒，河裏就淌凌凌塊子，有間把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恐怕碰上凌，船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凌插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邊上的凌，把幾隻渡船都凍的死的。昨兒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了撫臺回話，走到此地，過不去，急的甚麼似的，住在縣衙門裏，派了河夫地保打凍。今日打了一天，看看可以通了。只是夜裏不要歇手，歇了手，還要凍上。你老看，客店裏都滿着，全是過不去河的人。我們店裏今早晨還是滿滿的。因爲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河沿上看了半天，說是一凍是打不開的了，不必在這裏死等，我們趕回去，再打主意罷。』午牌時候，纔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真沒有屋子住。』店小二將話說完，也就去了。

老殘洗完了臉，把行李鋪好，把房門鎖上，也出來步到河隄上看，見那黃河從



老殘步到黃河隄上觀看打冰

西南上下來，到此却正是河的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把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遊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還一塊一塊的漫漫價來，到此地被前頭的攔住，走不動，就站住了。那後來的冰趕上他，只擠得嗤嗤價響。後冰被這溜水逼的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過百十丈寬。當中大溜約莫不過二三十丈。兩邊俱是平水。這平

水之上，早已有冰結滿。冰面却是平的，被吹來的塵土蓋住，却像沙灘一般。中間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將那走不過去的冰，擠的兩邊亂竄。那兩邊平水上的冰，被當中亂冰擠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擠到岸上有五六尺遠。許多碎冰被擠的站起來，像個小插屏似的。看了有點把鐘工夫，這一截子的冰，又擠死不動了。

老殘復行往下游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只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來個人，都拿着木杵打水，望前打些時，又望後打。河的對岸，也有兩隻船，也是這麼打。看看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隄上柳樹，一棵一棵的影子，都已照在地，一絲一絲的搖動。原來月光已經放出光亮來了。回到店裏，開了門，喊店小二來點上了燈，吃過晚飯，又到隄上閒步。

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只見那打水船還在那裏打。每個船上點了一個小燈籠，遠遠看去，彷彿一面是『正堂』二字，一

面是『齊河縣』三字，也就由他去了。擡起頭來看那南面的山，一條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面，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面透過來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東去，越望越遠，漸漸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麼來了。

老殘對着雪月交輝的景致，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

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下的好呢？這時月光照的滿地灼亮，擡起頭來，天上的星，一個也看不見，只有北邊北斗七星，開陽搖光，像幾個淡白點子一樣，還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裏想道：『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

了。一年一年的這樣瞎混下去，如何是個了局呢？又想得詩經上說的『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爲！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樣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邊着了兩條滴滑的冰，初起不懂甚麼緣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來就是方纔流的淚，天寒，立刻就凍住了。地下必定還有幾多冰珠子呢。悶悶的回到店裏，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再到隄上看看，見那幾隻打冰船，在河邊上，已經凍實在了。問了隄旁的人，知道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面凍上，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大總等冰結牢壯了，從冰上過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個法子。又住了兩天，冰結牢壯了，便算清了店賬，從冰上過河，回到省城過年。

(完)

附胡適之先生的評語

老殘遊記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能；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爛調，總想鑄鑄新詞，作實地的描畫。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人了。

如寫王小玉唱書的音韻，是很大膽的嘗試。音樂只能聽，不容易用文字寫出，所以不能不用許多具體的物事來作譬喻。劉鶚先生在這一段裏，連用七八種不同的譬喻，用新鮮的文字，明瞭的印象，使讀者從這些逼人的印象裏感覺那無形象的音樂的妙處。這一次的嘗試，總算是很有成功的了。

又如寫黃河上打冰的景致，全是白描。這種白描工夫，真不容易學。只有精細的觀察，能供給這種描寫的底子；只有樸素新鮮的活文字，能供給這種描寫的工具。

讀者看了適之先生的三段評語，可以知道老殘遊記的文學價值了。

編者附誌。

稗史叢書

古今宮闈秘記	古今閨媛逸事	古今情海	太平天國軼聞	清代聲色志	康熙南巡秘記	清代野記
價全洋書二六元册	價全洋書二六元册	價全洋書二八元册	價全洋書一四元册	價全洋書三一册	價全洋書三一册	價全洋書二六角册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通俗教育叢書

家庭教育	一冊	一角
穉者傳	一冊	四角
馬克尋親記	一冊	一角五分
<small>又名兒童修身之感悟</small>		
冶工軼事	一冊	三角五分
兒童教育鑑	二冊	五角
水彩畫二十四孝圖記	精裝一冊	四元
男女交際論	一冊	一角
泰西禮儀指南	一冊	四角

上海文海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明八(33)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發行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
老殘遊記

【全一冊 定價一角】

編校者 陸衣言

發行者兼印刷者 文明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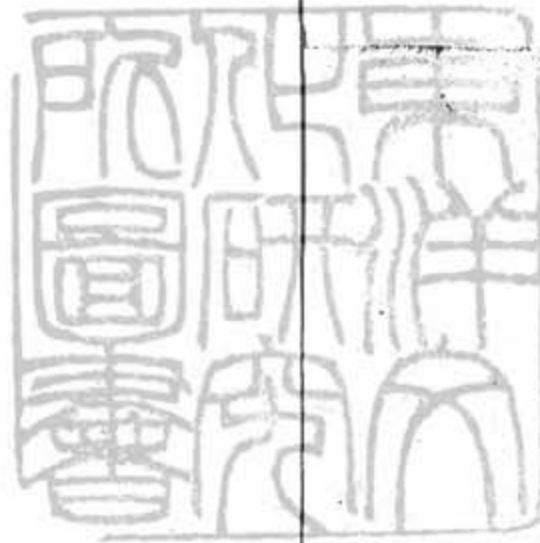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中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6401793762